

現代佛學





迎接一九五六年.....(一)

深厚的友誼，歷史的願望.....(二)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趙樸初副會長向中國佛教協會
在京理事暨首都佛教團體負責人關於護送佛牙的報告 廣樂記錄

美淨兩師所傳的五科佛學.....呂澂(五)

略談定學(上).....瑜伽行者道在(八)

本生談.....谷响(一一)

中國和尼泊爾的傳統深厚的友誼.....黃盛璋(一五)

水月光關隨筆(六續).....滄沂(一七)

大眾 戒律的制定與律藏的組織.....二埋(一八)

我們佛教徒應如何莊嚴依報和正報.....濟廣(一九)

佛陀教化弟子和還鄉省親.....印度阿彌·阿里著(二一)

園地 我們要降伏今天的「毗沙惡鬼」.....豈子(二四)

阿旃陀.....方之摘譯(二五)

佛教動態.....(二八) 本刊本期封面封底說明.....(二八)

封面及封底：象牙造像.....(二)

插圖：一、巡行仰光綵車上之佛牙金塔.....(二)

二、仰光孟加拉洞機場上，緬甸聯邦總統、總理等護送佛牙上車.....(三)

三、佛牙綵車過市區時，仰光市民夾道迎拜.....(四)

	編者：中國佛教協會 編輯：中國佛教協會 出版：中國佛教協會 地址：北京西四大街二號 電話：二一〇八	定價：每冊一元二角 全年十二元 半年六元 零售每冊一元二角 郵費在內	另加掛號
	總數：第65期 印數：3,500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出版		

迎接一九五六年

人類歷史的車輪，在飛速地前進着。中國人民已經勝利地渡過了一九五五年，現在正在信心百倍地迎接一九五六年。

過去一年中，中國人民在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保衛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中，都獲得了重大的成就，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的中國佛教徒，在這些事業中都貢獻了一定的力量。今後為了進一步發揚佛教優良傳統，在積極致力於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保衛世界和平的事業中作更多的工作，貢獻更大的力量，我們須要：

一、積極支援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我國將要經過三年五年建設計劃而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再有十年左右時間，這一偉大的理想，就將經過我國人民的創造性的勞動而成為美麗的現實了。

在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佛教徒應該積極地貢獻自己的力量。農村的佛教徒，應該響應國家的號召，積極走合作化的道路；城市佛教徒中的工商業家，應該老實認真地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全國的佛教徒都應該盡其所能地積極支援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目前，還有那麼一些蓄意危害國家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混進到佛教中來，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對國家對佛教來說，都是獅子身上的虫。我們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我們要把這些害虫清除出去。只有清除垃圾，才能美化庭園。在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中，我們要以「多事、多業、多希望住」的精神，來「莊嚴佛土」，「報國土恩」。

二、努力學習，提高認識。佛教徒應該加強教理的研修和學習，三藏聖典，汪洋浩瀚，如不學習，就很難了解其梗概。只有提高了對教理的了解和認識，才能發揚佛教優良傳統，作好弘法工作。「依多聞得智慧，由智慧得解脫」。必先具備聞、思、修慧，而後才能自利利他。

同時，為了更好地為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而貢獻力量，還須要加強時事政治的學習，只有加強時事政治學習，才能提高愛國主義覺悟，明辨敵我、是非。我們必須了解，佛教徒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正信的佛教徒，同時也必是熱愛國家、熱愛人民的。在我們佛教徒中間，許多人的文化水平还是很低的。我們要響應國家的號召，參加掃盲運動，要努力提高我們的文化水平，以便更好地為國家、為佛教而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三、保衛和平，反對戰爭。為了順利地進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戰爭，只能造成破壞和毀滅，只能造成人類的災難和不幸。

佛教徒要修「無畏施」和「慈悲」行，而「與樂名慈」，「拔苦名悲」，人類最大的安樂，就是和平；最大的怖畏和痛苦，就是戰爭，戰爭會給人帶來最大的恐怖和痛苦。我們要从積極保衛和平、反對戰爭的工作中來「施大無畏」，「報眾生恩」。

為了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幸福美好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佛教徒必須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積極致力於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保衛世界和平的事業。我們要从積極致力於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保衛世界和平的事業中，進一步地發揚佛教的優良傳統。

一九五六年，將使中國人民在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進一步取得更大的勝利，而中國佛教徒，將在這一偉大的事業中貢獻出自己的更大的力量。

深厚的友誼，歷史的願望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趙樸初副會長向中國佛教協會

在京理事暨首都佛教團體負責人關於護送佛牙的報告

廣樂記錄

一 護送緣起和經過

今年四月間，我國佛教訪緬代表團在仰光的時候，吳努總理曾向姚仲明大使和我提出，他希望邀請佛牙到緬甸作一個時期的巡迴，供緬甸人民的瞻拜。他說這是緬甸人民久遠以來的願望。根據典籍記載，釋迦牟尼佛涅槃後，留下了四顆牙齒，其中的一顆傳入中國。相傳公元十一世紀時，緬甸阿那律陀王和江喜陀王父子都曾想將佛牙從中國迎到緬甸，但是沒有成功。緬甸人民一直懷抱這樣一個虔誠的心願，願能夠見一見和拜一拜在中國的佛牙。吳努總理說，如果他的建議能夠得到同意，緬甸政府將鄭重地派遣一個使節團到中國來迎奉佛牙。對吳努總理這一建議，我國政府和佛教協會都欣然同意了。這就是緬甸聯邦佛教代表團來到我國的緣起。



★ 巡行仰光綵車上之佛牙金塔

緬甸吳拉茂大使在一次歡迎宴會上說，緬甸政府和緬甸聯邦佛教協會派出以大法官吳登貌——政府中第二位重要人物為首的佛教代表團到中國來，說明了緬甸人民是怎樣地重視迎奉佛牙這一件大事。

在座諸位法師和居士都是會見過緬甸佛教代表團並且和他們一起參加過十月四日佛牙起駕的儀式的，你們一定也已經通過他們看到了緬甸人民的殷重祈求的情意。

我和周叔迦居士等受了協會的委派，陪同緬甸聯邦佛教代表團護送佛牙前往緬甸。我們於十月七日乘火車由首都出發，經過南京、上海、杭州和廣州。緬甸友人們在這幾個城市，各作了一天或大半天的遊覽，也參觀了幾處佛教寺院和團體。十月十五日乘緬甸派來迎接佛牙的專機由廣州起飛，當天下午抵達仰光。仰光歡迎佛牙盛況，後面再說。我們在仰光住了七天，朝拜了重要的佛塔，參訪了幾個典型的寺院，拜謁了第六次結集的上座高僧，參觀了國營紡紗廠、模範村和博物館，先後出席了緬甸總統、緬甸聯邦佛教協會和我國駐緬大使館的茶會和宴會。對我個人來說，這是半年中第二次到緬甸，但是我所看到的、所受到的、所接觸到的一切，却有一番經過

一番新」之感。

二 仰光歡迎佛牙的盛況

十月十五日仰光歡迎佛牙的盛況是空前的。我們到達仰光孟加拉洞機場的上空時，早看到下面無數色彩鮮明的旗幡和人山人海羣眾在等候着。飛機着陸後，一張特製的金漆大法輪座椅抬到門口，將佛牙迎接下去。當時法螺和鑼鼓齊鳴，誦經歌讚的聲音像海潮一般地湧起。吳登貌團長將佛牙捧交給巴宇總統，並向總統和羣眾報告到中國迎接佛牙的經過。副團長吳千吞報告佛牙的歷史。接着，吳登貌介紹我們——中國佛教協會護送人員和總統見面。我們將原來善慧大師題字的盛佛牙的木匣和佛牙塔上磚文的拓卷捧交總統，並代表中國佛教徒致詞，向緬甸佛教徒致以衷心的祝賀。總統和在場人士們齊聲答以「薩度」（善哉）三聲。隨即在儀仗隊致敬的儀式中，巴宇總統、吳勞總理和軍政官員們護送佛牙到綵棚內。禮拜後，總統用莊嚴的誦經音調讀着他的講詞，他說：「感謝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由於他們的深厚的友誼，緬甸人民歷史的願望得到了滿足。……作為現代的緬甸人是榮幸的，因為我們不僅欣逢了一生難得的佛徒結集大會，而現在釋迦佛牙又光臨我們的國土，對於我們朝拜者來說，

是非常幸運的了。……祝中緬兩國的友誼萬代長留！」總統隨即將佛牙捧交給緬甸聯邦佛教協會吳頓主席。吳頓主席也致虔誠祝願之詞。

這一隆重的奉迎儀式完成後，佛牙金塔便由總統、總理、大法官、上下議院議長、佛教協會主席等抬上特備的綵車，在市區巡行一周後，送到世界和平塔旁的吉祥石窟內供人民瞻仰。隨行的隊伍中，除上述的幾位領袖人物外，還有海陸空軍摩托車隊和部隊、憲警、消防隊、紅十字隊、童子軍、海陸空軍司令、各部部长、各國使節以及政府各部門官員、各羣眾團體人員。中國佛教協會佛牙護送人員也被安置在貴賓車內隨着遊行。一路之上，歌聲震地，鑼鼓喧天，仰光市民傾城出來迎接，街道兩旁男女老幼們熱情而恭敬地守候着，有達五六小時以上的。他們看見佛牙綵車到來，便此起彼伏地合掌跪拜着。沿途並設有十幾處瞻拜站，佛牙在每站停留二分鐘，羣眾擁上來圍繞禮拜，燒香散華，並準備了汽水和扇子送到隨行隊伍的車上來，扇面上都印有佛牙的電傳照像。當隊伍停在一處山坡路上時，吳千吞下車招呼我回頭看，只看到後面的人羣像浪潮似地密密層層地連接着好幾里，望不到尽头。吳千吞說：「這樣大的人羣是我們這裡的空前未有的一次。」在這之後的幾天中，我听到好些個人說，這一天仰光的人全出來了。

第二天緬甸各報紙的第一版上都熱烈登載着迎接佛牙的消息。有一家英文報引用巴宇總統的話，「歷史的願望得到了滿足」作為標題。緬甸聯邦佛教協會執行幹事吳吞漢興奮地向我說：「十月十五日這個吉祥日子，將要作為一個重要的日子寫在我們的佛教史上。」

三 友情善意的交流

我們這次在仰光，被招待在茵雅湖邊一所別墅裡住宿，那是緬甸總理的貴賓館，環境非常清靜而美麗。上有一個水閣，是吳勞總理修禪的地方。我們在那裡的飲食起居受到無微不至的照



仰光孟加拉洞機場上，緬甸聯邦總統、總理等護送佛牙上車

願。主人們特請了一位華僑廚司專替我們做菜。我們嘗到了好多种不知名的珍果。吳千吞在招待方面親自調排，並且拿出家藏的海苔和醃菜供客，請我們到他家裡喝茶。吳千吞家裡的佛堂在仰光是有名的，非常莊嚴，供着各國的佛像和法器。我們和他談了許多關於佛教歷史、教義和宗教設施等問題，對緬甸佛教情況，增加了一些了解。十月二十日吳千吞陪我們到勃固去遊覽，一路上警衛官員乘車護送，勃固行政區副專員在三十五英里外的邊境上迎接，勃固市長議長和地方各界人士和華僑代表開會歡迎。我們所到之處，接受青年們的歡迎和獻花。剛回國的緬甸佛教代表團團員國會議員吳丹，原來是勃固高等學校校長，熱情地招待我們，為着歡迎我們，他趕回勃固籌備了兩天。他帶回去佛牙塔上的殘磚，被當做舍利，勃固佛教徒決定奉安在新建的佛塔內。吳丹要求我把那塊磚捧獻給勃固大長老，以示隆重。我們臨行前一天，巴宇總統設茶點款待我們，他再一次向我表示對毛主席、周總理和中國人民的感謝。那天晚上，緬甸聯邦佛教協會舉行了盛大的宴會，邀請了七十多個團體代表及政府高級官員和各國使節作陪，並舉行了木偶戲晚會。為了要讓我們欣賞這一有久遠傳統的緬甸民間藝術，他們曾作了費力的安排，並且特為我們印出詳細說明書。總之，我們受到的招待是親切、殷勤而且隆重的。

在其他場合中，我們也都是受到各種各樣的友好表示。第一天隨着佛牙在市區遊行時，一路上不斷的人羣向我們舉手致意，其中並且有印度僑民。我們參訪塔廟時，各塔廟的護法都到場歡迎。敏貢禪寺一位七十六歲的護法長者，因為步履不便，向來不出門，這次也出來招待我們，向我們表示感謝。年近八十的佛教協會主席吳頓是宗教宮的大護法，他親自陪導我們參觀宗教宮。他熱情地向我說：「我希望在未沒世以前能夠有機緣到中國去看看。」摩寧寺的長老和信眾們集會歡迎我們。信眾推出一位長者致歡迎詞，他說：「像這樣的事，我們從來沒有想到會實現的。為此，我們將永遠紀念着中國人民。」第六次結集上座高僧們為着能夠拜佛牙，同聲讚歎中國佛教徒的善意。一個尼眾道場的住持是很有學問的人，她傾听着吳吞漢講述他在中國所看到的尼眾修行的情形，表示很欢喜，因為宗教生活中有着相同的地方。她寫了一首長詩禮讚佛牙，教徒眾們朗誦給我們聽，充分表現一個信徒的恭敬和欢喜。她向我們說：「我們的前輩總是講給我們聽關於中緬兩國的深厚關係，所以我們喚中國人做『胞類』，就是同胞的意思。今天佛牙的到來，証明了這一點。」模範村的木工場職工們高興地把自己做的木盒子送給我們做紀念。博物館館長指給我們看從前緬甸國王給我國國書的稿本，和去年吳勞總理訪問我國時帶回去的禮物。國營紡紗廠廠長指給我們看將要擴建的廠址，那裡將要裝設中國製的機器。他熱情地告訴我一些關於技術合作的事實，他的意思是說明只有在今天兩國這樣友好合作的條件下，才能實現迎奉佛牙



佛牙綵車過市區時，仰光市民夾道迎拜

的願望。

這一切，使我切實地看到了中緬兩國人民間的友情善意是在越來越廣泛地交流和增漲着。我在緬甸的幾天中，往往受到自己的見聞所感動，也正如緬甸朋友們在南京毗盧寺看到仿緬甸式的釋迦故事像，和在明孝陵受到少先隊兒童們親切歡迎而深受感動一樣。從迎奉佛牙這一大事因緣，我更加認識到今天佛教徒在加強各國佛教徒和各國人民的友好和在促進人類和平的事業上所應當負起來的責任。

奘淨兩師所傳的五科佛學

呂澂

公元第五世紀以後的印度佛學，由於陳那、護法、法稱、德慧、安慧、慧護等大師輩出，又有那爛陀寺那樣博大的教學規模（一），它的分科便逐漸確定，學習也有了程序。七世紀末留學印度的義淨法師嘗記述當時的學法情形說：「致想因明，虔誠『俱舍』，尋『理門論』比量善成，習『本生貫』清才秀發，然後南丈傳授經三二年，多在那爛陀寺或居跋臘比國」（二）。同時在印求法的漢僧，像玄奘，他是「爰以翹敬之餘，沉情『俱舍』，既解對法，清想律儀，兩教斯明，後之那爛陀寺留住三年，就勝光法師學『中、百』等論，復就寶師子大德受『瑜伽』十七地」（三）。又像智弘，也是一學律儀，習對法，既解『俱舍』，復善因明，於那爛陀寺則披覽大乘，去信者道場乃專攻小教」（四）。從這些上面，可見那時候的印度佛學早已有因明、對法（『俱舍』）、戒律（五）、中觀和瑜伽五科，學習次第也大体是以因明、對法為始，中觀、瑜伽為終，經過了這些學程，才算卒業。

就當那爛陀寺的盛時，我國玄奘、義淨兩法師先後遊學到了印度。他們都以極長的時期，絕大的努力，多方面的學窮精微，回國以後又畢生盡瘁於翻譯宏揚。現在通過他們的學歷記載和一些譯籍，很明瞭地見得他們傳來的五科佛學，不但師承可考，而且又說有據，就到現在來要對佛學分科研究，還是應該取為準繩的。

先總的說：奘師所傳的對法學，小乘方面有『俱舍』，大乘方面有『集論』。不用講，『集論』從奘師才傳來，即是『俱舍』早已翻譯，蔚為師宗，但只限於正面文章，沒有對照到順正理師的評破，理解仍然不足。所以『俱舍』的義直到奘師方算是徹底瞭然。因明和瑜伽，自是奘門完譯且獨傳的學問，淨師續譯了陳那、護法的一些著述，也起了補苴的作用。戒律一科，小乘部分，淨師用力特別多；大乘部分，則奘師傳入唯一的瑜伽戒。其前『善戒』一『地持』的翻譯，也曾供給了大乘戒一部分的依據，可是既不完全，又多錯誤，大乘戒本和羯磨能具備規範，仍是奘師的功勞。至於中觀學，奘師在戒賢法師處听过『中、百論』，繼而又往各地參學，最後還作了『會宗論』，和會中觀瑜伽兩家之說，假使他對中觀沒有深造，決不能做到的（六）。另外，為中觀本源的『般若經』，全部經文由奘師輯譯齊各（七），淨師又重翻了研究『般若』入門之作『金剛經論』頌、釋，都是有它獨到的價值的。

以上總說了奘淨兩師關於五科佛學的傳授，現在再就各科略為分析來談一談：

第一，因明科。奘師遊學五印的時候，參訪精通因明的大德很多，見於傳記的就有僧稱、調伏光、戒賢、南橋薩羅國婆羅門、智賢和勝軍這幾家。奘師從他們精研了陳那菩薩的『理門論』、『集量論』等，歸國時又蒐集了因明一類梵本至三十六部之多（八）。

他所翻譯的雖只有「理門」和「入正理」兩種，但已足傳此学的精要，並且另外散見餘籍和他的講說由門人筆記的也很豐富。現在舉其特徵，就有這麼兩點：其一是揭示了因明独自の規範。因明的來源在於以立破做中心的論議，所以它和对法相互為用，乃是原有的典型(九)。我們看，奘師其先在北印跟着僧稱和調伏光學習因明時，都是和对法(「俱舍」等)同學，後來受教於戒賢法師，也是听了对法一遍，再听「理門」「集量」數遍。這樣以因明和对法結合着研究，有它傳統的意味。正因為奘師認識到這裏，所以他只譯了「理門」「入論」，便不再翻「集量」，「集量」離開了立破範圍，用量為中心而組織，自然另有它的新面目了。其二是劃清了和內明區別的界線。因明既自成一科，就有些理論和其餘屬於內明的各門所說不能一致。例如對於自相和共相的解釋，在因明是一種根本道理，有它特殊的定義。這就是現量所得的為自相，比量所得的為共相。但在內明方面，佛智知一切法的自相、共相都是現量，自共不必和現比相連屬。如此分明成了兩種範疇，可無庸勉強和會。奘師的傳授很清楚地劃分了這一界線(一〇)。

依據以上約略的分析，我們無妨說，在那爛陀寺最盛的一個時代所有五科佛学的精華，由於奘淨兩師的努力，都已傳來了我國。這五科佛学後來雖略有變遷，而推究到它的基本、正宗，總不能出於兩師所傳。我們要精研五科，對於這點，自然是应当予以重視的。

由上兩點可說明奘師因明学的家法謹嚴，而在淨師也深通陳那之学，卻另譯了「集量」等論(一一)。這恰恰補充了奘師所未詳的另一方面，只可惜譯文多數散佚，很難參考了。

第二，对法科。這在小乘方面，以「俱舍」為中心。「俱舍」的結構是以理長為宗，採取當時小乘各家特別是經部之說來对法。毗婆沙師理論作了徹底的批評。由於眾賢論師的反駁，引起爭論，世親菩薩的弟子輩相繼註疏解救，愈加發揮了隨順道理的精神。這樣造成了風氣，在小乘家固然要深通此論，而大乘評判小义也必取徑於它，乃獨立成為專科。但是要徹底通達「俱舍」的學說，應該窮究它的本末源流。在它以前的根本典籍有「發智」「六足論」「毗婆沙論」以及有關經部的各論書，在它以後的又有「順正理」「顯宗」以及德慧、安慧、世友、称友等解疏，都是在所必讀。實際能夠這樣原原本本來傳授俱舍学的，只有奘師。看他的傳記裡對於「俱舍」怎樣地反覆鑽研，回來翻譯又如何各具羣書，就可窺見一斑。他雖然未及譯一些印度俱舍師的著作，然而西印諸師的口义已由他尽授於普光，引用在論記裡(一二)，所以奘師所傳「俱舍」学說的完備，遠非真諦舊譯所能企及的。至於大乘对法以「集論」為準据，奘師於本論外，兼譯了糝合註釋的「雜集論」，一方面發明「对法經」和「瑜伽論」不同的特點，另一方面又指出大小对法相通的脈絡(一三)，這樣建立，確是極其圓滿的。

第三，戒律科。小乘戒可說為淨師專精之学。他去印求法的目的，即在於明律；学戒回國以後，也專力於成学的宏揚。以譯經論，就有二百餘卷之多(其中还散失了一部分)。所傳学說，因為印度实际情况的限制，只是根本說一切有部一系。此系律典原有地方派別，中印摩偷羅和北印的迦濕彌羅各自傳承，詳略亦不同。中印傳本有八十部，北印只十部。从源流上看，中印才說得上是根本(一四)。傳中印律学的大家有勝友，他从律部大小各品的所說總結成「律攝」一書，簡明扼要，堪作選依，淨師就是据以立說的。當時印度也流行着德光的「律論」，在印求法的漢僧也有人隨着學習，但是它屬於北印派別，比較疏漏，淨師便加以簡別不傳。在這一去取之間，也可見淨师的学有家法。另外，大乘戒律自應以瑜伽為正宗。瑜伽論有明文，大乘学处到彌勒菩薩才集錄成篇(一五)，受戒羯磨也从那時具备了典範。奘師如实地傳了過來，不用說是值得重視的。

第四，中观科。奘淨兩師在这方面都有深造，因為那時那爛陀的学风是中观和瑜伽並重，而兩師都是在那寺学成而歸的。奘師於戒賢法師边听了「瑜伽論」三遍，同时听「中論」「百論」也是三遍，可見其無所軒輊。後來他更於南印度婆罗門(相傳是龍樹

菩薩弟子)受學「經百論」和「廣百論」，以窮餘蘊。至於淨師依止那爛陀寺寶師子听了「瑜伽」，又依勝光听了「中、百論」。他更親近了智月、地婆羯羅蜜咀羅、咀他揭多揭婆等大德，也都兼通瑜伽、中觀之學(一六)。再看裝淨兩師的譯籍，裝師特譯了護法菩薩的「廣百論釋」。此書是裝師所特別注意的一種，他在印度就學的初期，於鶻嶺北听到了講說便深有体会，而隨聞隨譯(一七)。這完全因為「廣百論」對於中觀學說有特殊的關係，如要洞明中觀的秘奧，就離不了它。試看「中論」的各家註解，從青目到月稱，沒有不引用它的(一八)。當裝師留印的時候，註解「廣百論」的佳著要推護法菩薩之作。它雖然只解了論的後半部(即護法菩薩自判為「論議百義」的一部分)，但已圓滿決擇了自性空的奧義更無欠缺。特別是當時中觀瑜伽兩家對於二諦義的看法有了分歧，在護法的釋論裡，針對此點，用二諦相順的道理(着眼在後得智的世俗境界，从那上面依世俗名言安立勝義，以得一致)，作了溝通。這很足以補救一部分中觀家言的偏失，而為純正的中觀宗樹立了規範。至於淨師，特別就中觀所依的「般若」方面，攝取菁華，重譯了彌勒菩薩的「金剛經論頌」和無著菩薩的論釋。又撰述了「略明般若末後一頌讚述」，指出中觀瑜伽兩宗「又有分綱理無和雜」之處，這很好地補充了裝師論強調求同未及存異的不足，就使中觀的宗義益闡發得顯明。

第五，瑜伽師地論。這科以「瑜伽師地論」為主体，另有各種論書為輔翼，所謂「一本十支」，裝師差不多全數翻譯而且講述了(一九)。那範圍的闊大，義理的繁博，可不待言。就所傳的學說看，裝師是要約「瑜伽」的宗旨於「顯揚」，窮極「瑜伽」的變化於「唯識」，這樣來顯示一宗的神髓的。「顯揚」標舉論體即引用了「中論」的諸佛說法依於二諦的一頌，依舊以二諦立宗(二〇)。到了解釋瑜伽的自性，也是融合般若而談(二一)。這正是原始瑜伽貫通般若的面目，裝師特別將此論提前翻譯，詳細發揮，揭出了這一要點(二二)。至於唯識法門，由現行憑依發展為緣起原理，經過護法菩薩的闡揚，再走向更高一層的現行道路(二三)。護法之學完全是裝師獨傳之秘(二四)，得了基師的縝密組織，益見異采。現存「成唯識論」，雖已雜糅了十家學說，而從「据密嚴經以立說」的一線索，依然能將護法解釋「唯識」的原文基本上鈎稽出來(二五)。另外，有了淨師補譯的「成唯識寶生論」「觀所緣論釋」，護法一家唯識之學更可以完全得到瞭解。淨師還譯出無著、世親菩薩的「六門教授習定論」等有關止觀的要典，使瑜伽踐行途徑分明，一宗學說如此也可算是很完備的了。

附註(一)

從前佛教史家大都將那爛陀寺的建成時代說得很

早，但依「大唐西域記」卷九所載建寺諸王實際都是第五世紀以來的人，所以寺學的規模大成於世親菩薩之後。

(二)見「南海寄歸傳」卷四「西方學法」章。

(三)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四)見同傳卷下。

(五)上文所說的「本生貫」即「本生鬘」，屬於菩薩律藏，當為戒律科所學之書。

(六)見「慈恩法師傳」卷四，傳並稱裝師「妙嫻中、百」。

(七)「大般若經」原無全盤組織，十六會的体裁係裝

師輯譯而成，我另有考証。

(八)見「慈恩法師傳」二、三、四、六各卷。

(九)參照「雜集論」卷十六，論軌決擇段。

(一〇)參照基師「因明入正理論述記」卷八。

(一一)見「南海寄歸傳」卷四長髮有無章，又「開元釋教錄」卷九又淨譯書目錄。

(一二)見「宋高僧傳」卷四普光傳。

(一三)唐譯有安慧糝「雜集論」以救「俱舍」之說，即指這一點而言。

(一四)見「大智度論」卷一百，又「南海寄歸傳」卷一序文。

(一五)見「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一。

略談定學 (上)

瑜伽行者道在

- (一六)見「南海寄歸傳」卷四「西方學法」章。
- (一七)見「大乘廣百論釋論」卷十尾跋。
- (一八)見「中論」卷四「現邪見品」釋。
- (一九)十支論中「莊嚴經論」因已有譯本，「分別瑜伽」因要義不出「深密經」同品所說範圍，均未翻譯。
- (二〇)見「顯揚聖教論」卷五「攝淨義品」第三頌、「中論」卷四「觀四諦品」第八頌。
- (二一)見「顯揚聖教論」卷十七「成瑜伽品」第一頌釋文。

- (二二)据「開元釋教錄」卷九，「顯揚論頌」於貞觀十九年六月譯出，論於同年十月譯出，先於「瑜伽師地論」的翻譯半年。
- (二三)見「成唯識寶生論」卷首第一段釋文。
- (二四)見「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卷上彼論所因段。
- (二五)我嘗本此意節出護法釋文四卷，自成一完全結構。

一九五五、一二、一〇初稿。

現在想談一談佛教根本法門的三學中的定學，勢必也牽扯到全部的佛法。佛教法門無量，說之不尽，今約略言之，不出教和証二類，如俱舍頌云：「佛正法有二，以教証為體。」屬於教的佛法，是通常說的經律論三藏；屬於証的佛法，是通常說的戒定慧三學。教，是指示學佛的人們如何去修行的方法；証，是學佛的人們依着方法去修行的進程。在這進程中也勢必要先依着戒律才能修定發慧，而後方能斷煩惱、証解脫，乃至成佛。這是佛教中修行的一定途徑。再說修定的人，也必須要知道修定的資糧，如瑜伽師地論聲聞地廣說十三種資糧：「自他圓滿善法欲，戒根律儀食知量，恬寤正知住善友，聞思無障捨莊嚴。」其中最為主要的：嚴持淨戒、少欲知足、遠離憤鬧、制伏欲念、滅除一切虛妄散亂（諸惡尋伺）、學會修定的教授。如果修定的資糧完備，則當找一個環境適宜於修定的所在。先使身心安適（身不能太勞頓，心亦不能有事牽扯，身心若匆遽不寧，絕對沒有辦法修定），入座後，先應調息，使息和柔不躁，不相不急，身便安靜。身安靜後，令心專注於修定所緣的境。修定所緣境的種類繁多：

有屬勝義諦方面的，如空性、真如、法界、唯識性等等；有屬世俗諦方面的，如不淨觀、持息念、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等。這也有屬於自身以外的，如觀屍陀林中九種不淨及觀清淨佛土中諸佛菩薩依正莊嚴等等；有屬自身以內的，如觀自身三十六種不淨物、出息入息，及修密法所觀之本尊身語意、種子、咒輪、三昧耶相，乃至圓滿次第的安樂智等。總之，修定的人，事先自己選定一種所緣的對象。身安靜後，就應令心專注這種所選定的定境而修定。

初步修定的方法：或依瑜伽師地論聲聞地所說的九住心的次第，或依辨中邊論所說八漸行的次第而修（這兩種次第僅是在說明方面有詳略的不同，其內容是一樣的），進而漸次滅除妄念、散亂、掉舉、昏沉等過失，令心在所緣的境上明了有力地安住。久而久之，其心便能不沉不掉，平等正直，任運地安住了。這是欲界定中最高境界，即第九住心名等持心。從這個等持心也會發起身心輕安，即成為經論常說的奢摩他，即止觀的止。這奢摩他已超出欲界心，而成為色界定中最低的定，名未到定，又名色界

少分作意。这未到定是修世間出世間一切功德的基礎。

从欲界上達色無色定地，未到定是起着過渡橋樑的作用的，而它的前面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世間道，即四禪四空定，是內道佛弟子和一切外道仙人所共走的；另一條是出世間道，即修四諦十六行相，或人法二種無我的道理，是佛弟子所獨走的。因為其他仙人皆計有我不相信無我的道理，所以就不能修出世間的道了。修出世間道的方法，散在許多經論中，俱舍論賢聖品中說的也很詳盡，這裡不繁說了。這裡只略說一下內外共趣的世間道的定地過程，因為經論中對世間定往往只列舉其名字，不談修法。世間禪定，即通常說的四禪四空定（即四種靜慮和四無色定）。這八種定的境界，一個比一個高深，必須先得到低的淺的，才能進修高的深的；而八種定，是指已經修成功的根本定。每一種定在修行的過程中，都有他的加行，即修定的方法。聲聞地舉出七個作意（就是七個階段，或七個步驟），稱近分定。

修行人得每一地的根本定時，必須已經斷盡下一地的煩惱，如得到初禪根本定的時候，必已斷了欲界的煩惱。但每一地的煩惱，都不是一下能斷完的，必須先斷粗猛的，漸漸微細的。乃至最後把這一地的煩惱斷完，就叫斷了下一地的染，得到上一地的根本定。這每一地的煩惱個數雖然很多，但在斷煩惱的過程中，不是一個一個地斷，而是將每一地的煩惱總為一聚，就其粗細的程度分為九品而漸斷（如貪有九品，瞋也有九品，慢、無明、疑、惡見等也各有九品）。故在一般經論裡說斷每一地的煩惱時，皆有九無間道，九解脫道。這修定的加行過程中說有七個作意，也就是因為必須斷盡下一地煩惱，才能得到上一地的根本定。在斷煩惱的過程中，又有準備、正斷、檢查等工作，所以就分了七個作意。這裡把七個作意的名義解說一下。

第一是了相作意。了相的相，是指所要知道的事情、情形、義理。就修初禪來說，它所要了知的相，是欲界的種種痛苦和初禪的種種快樂的情形。也就是說得了未到定而想進一步修初禪的人，必須先了知欲界的過患（起厭离心）和初禪的功德（起求得心）。由聞慧的力量，數數思惟這過患與功德而得到的一種

明確的認識，所以名叫了相作意。由這個作意的力量，奠定了進修的基礎。但這一個作意，却屬於於下一地所攝。

第二是勝解作意。勝解，就是對於一件事物起了明確而決定的認識。即對於所了知的下地過患和上地功德以修習力確定認知更不可轉，所以稱之為勝解作意。這時就專注於所了知的過失、功德等所緣的境相上，兼修止觀，培養成斷除煩惱的慧力。這個作意，是斷除煩惱的近加行，也就是引生遠離作意的親因，是屬於於上一地所攝；如修初禪時的勝解作意即屬初禪攝。

第三是遠離作意。遠離指能斷除下地煩惱的意思，由這作意初能斷除下地的三品粗煩惱，故名遠離。基於勝解作意數數修習決定明確上下地功德過失之相，定慧的力量增強到能斷上三品煩惱的時候，即名遠離作意。因這個作意正能斷除煩惱，所以是真對治道。

第四是攝樂作意。這攝樂的「樂」字在修初、二禪的時候容有喜樂二種受，在修三禪的時候只有樂受，在修四禪以上諸定的時候，便沒有喜樂受心所，只有捨受了。攝樂，指見到斷除下地煩惱的勝利方面，假名為樂。由作意力斷除了下地最粗的三品煩惱，但較細的煩惱仍常現行，因而倍起精進，於德失境勤加修習，使定慧力量更加增強，進一步能斷除下地的三品煩惱。到了將下地煩惱多分斷除，已能引生上地的少分喜樂，滋潤着身心，因之名攝樂作意。這個作意也是正斷煩惱的真對治道。

第五是觀察作意。觀察，是指詳細檢查自己心中是否尚殘餘下地煩惱未曾全斷。假使未斷謂斷，未証謂証，誤起增上慢，便會障礙修行的上進。由於攝樂作意斷了六品煩惱；所剩下的極微細的三品煩惱，多不現起；若稍為粗心大意，容易錯認為把下地的煩惱完全斷盡，墮增上慢。所以在这个階段上，必須徹底檢查一下自心，檢查的方法，是特別思維下地可愛的境界（即看未學修定之前，見了什麼境界能使自心發生煩惱，現在就用那個境界作為試驗自心的手段），如果說已將下地煩惱斷完，則任隨思維何種可愛的境界，也只是視為粗苦障礙的境相，終不起一絲煩惱。若是煩惱未真斷完，僅是斷了粗的而潛伏着細的不起現行而

已的話，那末，特別思維可愛境相時，那些微細煩惱仍然會慢慢地現起。根據這觀察，便知自己煩惱實未斷盡，僅是暫為定力所伏而不現起，還須進修斷除所餘微細煩惱，這就是觀察作意的作用。

第六是加行究竟作意。加行是修定的方便，究竟是修定最後完成的意思；這個作意，在修定斷除下地煩惱過程中，是斷除下地最後煩惱的方便。在經過上面的觀察作意的檢查，發現自心實在尚殘餘有微細三品煩惱潛伏未斷，於是重加精進審諦思惟上地功德和下地過患境相，以重修定慧的功力，使其增強到能斷除最下三品煩惱；這時，這個修定斷煩惱的過程即將圓滿，因之名為加行究竟作意。這作意也是正斷煩惱，名真對治道。

第七是加行究竟果作意。這個作意是在這個定地中從下地煩惱中解脫出來的最後解脫道，是修諸加行的究竟功德果實，故名加行究竟果作意。但這解脫道是否即成為這個上地之根本定？據瑜伽論的聲聞地說，解脫下地第九品煩惱的解脫道，即是上地的根本定。如說：「由是因緣，証入根本初靜慮定。即此根本初靜慮定俱行作意，名加行究竟果作意。」但俱舍論則說，離欲界第九品惑的解脫道和離初靜慮地、第二靜慮地第九品惑的解脫道，或轉入各自上地的根本定，或仍屬近分，這是沒有一定的。從第四靜慮乃至有頂地的五地中，各離下地第九品煩惱的第九品解脫道，必定轉入各地的根本定。因近分定是捨根相應，而初二靜慮根本定是喜根相應，故三靜慮根本定是樂根相應。故近分定和根本定的受根不同，轉根較難，所以有能轉入、有不能轉入的。第四靜慮以上的根本定都是捨根相應，較之於近分定的受根，容易轉入。如俱舍頌云：「近分離下染，初三後解脫，根本或近分，上地唯根本。」當知瑜伽是約粗相說，俱舍是約細相說，所以並無乖違。

上面說的七作意中，有三作意是正近分定，有三作意是近分定的因，有一作意是近分定的果。正近分定就是正能斷除下地煩惱的作意，即遠離作意（能斷下地的三粗品煩惱）、攝樂作意（能斷下地的三中品煩惱）、加行究竟作意（能斷下地的三下品煩

惱）。近分定的因，就是了相作意、勝解作意、觀察作意。由初二作意之力，使近分定未生者生起，即生起遠離和攝樂。由觀察作意之力，使已生起的近分定不致中途停滯，而轉更上進，這就是加行究竟作意。近分定的果，即加行究竟果作意，它是修定的勝利果實。

此中所說的七種作意，在其他經論所說斷除一地的煩惱有九無間道，九解脫道，只是開合不同，並不相違。初二作意屬於加行道。遠離作意包括下三品無間道和三品解脫道。攝樂作意包括中三品無間道和三品解脫道。觀察作意是後三品無間道的加行道。加行究竟作意包括上三品無間道和第七、第八品解脫道。加行究竟果作意就是第九解脫道。

七種作意多分約欲界人間的修初禪人的定境而說，即修二禪以上諸定也都有這七個過程，也多分未離人間。如瑜伽論聲聞地說：「如初靜慮定有七種作意，如是第二、第三、第四靜慮定及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定，當知各有七種作意。」這八地的近分定，若是欲界身修，在第一作意時，有聞思二慧間雜而修。若是色界身修上地的定，容有聞慧，決無思慧，因為一起思惟，即入定心而成修慧。無色界有情，只有生得，更無聞思所成慧。

還有，世間近分定斷除的煩惱；據婆沙師說，是把下地的見所斷煩惱與修所斷煩惱合為一聚，分為九品而頓斷；經部師則說，世間道僅能斷下地的修所斷煩惱，不能斷見所斷的煩惱，說見所斷惑，唯無漏道方能斷除。那些主張有七識和八識的論師，則說諸世間道，也不能把下地修惑斷盡，如得初禪的欲界凡夫，對於第七染汚末那尚不能伏，如何能斷；所謂斷，僅是以定力暫伏前六識上的煩惱現行，非真能斷除諸煩惱種子。又此八地的近分定中，唯初靜慮的近分定有淨定和無漏定（這是約性質說，待下文詳說）。有人說，也有味相應定。第二靜慮以上七地的近分定，則只有淨定。如俱舍頌說：「近分八捨淨，初亦聖或三。」

（待續）

本 生 談

谷 响

現在首都舉办的敦煌藝術展覽中，有許多美麗而生動的本生壁畫，其中包括有薩埵王子本生、尸毗王本生、須大拏太子本生、睽子本生、鹿子母本生等。這些本生圖中所描出的，傳說都是佛陀在過去生中修菩薩行捨己利他的故事，也是古來印度人民所愛好和崇拜的理想人物和事蹟。這些本生故事不獨構成了許多圖畫和雕刻的古代藝術品，而且還構成了許多優美的佛教經典文學。為了能較好地理解佛教和了解佛教文學與藝術，對於佛陀的因地本生話，有加以談述的必要。

「本生」是梵語闍陀伽 Jataka 的意譯，謂佛陀歷經三祇百劫受種種生、行菩薩道的事蹟，名為本生。如瑜伽師地論卷二十五說：

「云何本生？謂於是中宣說世尊在過去世彼彼方分若死若生行菩薩行行難能行，是名本生。」

大般涅槃經卷十五說：

「何等名為闍陀伽經？如佛世尊本為菩薩時修諸苦行。所謂比丘當知：我於過去作鹿、作熊、作鷹、作兔、作粟散王、轉輪聖王、龍、金翅鳥，如是等行菩薩道時所可受身，是名闍陀伽。」

傳說中所有的本生事蹟，大都是利他精神橫溢、符合人類理想的故事，也大都富有宗教道德色彩、趣味濃郁的故事，這從所有本生經和本生圖中都可以看出。本來印度人民自古以來就有喜愛听故事——尤其是含有宗教道德意味的故事的習慣，佛陀一生說法中也歡喜宣說這些有關其本身因地的有趣的故事，以教化羣

眾；佛教教團的長老們更從而加以結集整理而輾轉宣揚，以為說教的材料，這就形成佛教文學中最生動而為羣眾所喜愛的本生經文學了。

有的歷史考據家說，這些本生故事原是印度古時的民間傳說，如頂生王本生、大善見本生、大天王本生，是印度民族間先王的古話；須大拏太子本生、睽仙人本生，是各地民族相互傳說的故事；六牙白象本生、九色鹿本生、鵝王本生、雁王本生等，是當時羣眾輾轉相傳的神話。佛陀有時即將這些羣眾所習聞的傳說引為例証而對眾說教。佛滅後若干年佛弟子眾輾轉相傳，便以其中的模範人物和事蹟都附會為佛陀前生的故事。而虔誠的佛教徒並不認可這種說法的。

但是，這些本生故事是產生於佛教以前，而且在印度早就膾炙人口，這確是毫無疑問的。例如古時印度各地早已分佈有這些本生故事的遺跡，唐玄奘三藏旅行印度時，就曾於犍陀羅、烏仗那、呬义始罗等地方瞻禮過商莫迦菩薩（睽子）侍盲父母處、蘇達拏太子本生處、波爾尼仙本生處、忍辱仙人本生處、尸毗王本生處、帝釋變蟬本生處、孔雀王本生處、慈力王本生處、薩埵王子本生處、馬本生處、鹿王本生處等遺跡（見大唐西域記卷三至七）。當時各該地人民均興建窣堵波對各本生遺蹟加以供養；由於羣眾追慕大覺世尊，而對本生話中所表現的人物和事蹟，也對中印度的現生的佛陀遺蹟同樣傾其熱烈的信仰之忱。

那些遠寓本生遺蹟地方的佛教徒，對於佛陀的因地本生也同樣致以虔誠敬仰，並時加以讚述和表演。東晉法顯三藏遊歷錫蘭時適逢供養佛牙大會，大會十天就有一善於說唱的辯士騎象擊鼓，向眾宣唱佛陀本生的事蹟，歌讚「菩薩從三阿僧祇劫苦行，

不惜身命，以國妻子及挑眼與人，割肉質鵠，截头布施，投身餓虎，不恪髓腦，如是种种苦行，为众生故」(見法顯傳)的因緣。佛牙遊行會中還見到：「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种种變現；或作須大擊、或作跋婆、或作象王、或为鹿馬，如是形像，皆彩画莊校，狀若生人。」(見同傳)這表現了其他人民對佛陀本生故事的親切愛好的情況。

又淨三藏在他的南海寄歸傳中也提到當時印度人民熱愛本生話的情形：「時戒日王極好文筆，乃下令曰：諸君但有好詩讚者，明日早朝，咸將示朕！乃其總集，得五百夾，展而閱之，多是社得迦摩羅(本生文集)矣。方知讚詠之中，斯为美極。南海諸島，有十餘國，無問法俗，咸皆諷誦。」

事實上這些親切動人的本生話，从古以來就为印度人民和南亞人民所喜愛；因而本生經文學和本生圖彫繪在佛教文學与藝術上佔很大一部分。

本生文學兴起於佛陀向羣眾說法時。佛往往愉快地演說其因地的生動而有教訓意义的本生故事；這一類故事總称为本生經，为十二部經之一。佛滅度後，這些經典輾轉傳播。漢譯的本生經籍，現存有如下多种：

1. 六度集經(八卷，吳康僧會譯)。此經收有菩薩本生、薩波達王本生、貧人本生、乾夷王本生、須大擊本生、象王本生、慕魄太子本生、睽仙人本生、獼猴王本生、驅耶馬王本生、魚王本生、常悲菩薩本生、儒童梵志本生等本生故事八十一個，分攝为布施、戒度、忍辱、精進、禪度、明度六大類，文意簡雅，內有少數偈頌，大多是長行散文，为現存漢譯中最古而最重要的本生經典。
2. 菩薩本緣經(三卷，吳支謙譯)。此經收有毗羅摩本生、一切施王本生、一切持王子本生、善吉王本生、月光王本生、兔王本生、鹿王本生、龍王本生等八個本生故事，原作係由印度僧伽斯那撰集，为韻文參夾散文的作品。

3. 生經(五卷，西晉竺法護譯)。此經收有那賴仙人本生、野鷄本生、商主本生、獼猴王本生、天帝釋本生、儒童梵志本生等故事三十一個。生經即本生經的略称，以敘述佛陀本生故事为主要內容。

4. 菩薩本行經(三卷，失譯)。收有貧人本生、迦那迦跋彌王本生、跋摩竭提夫人本生、度闍那謝梨王本生、比藍婆羅門本生、修陀梨耶寧王本生、尸毗王本生、摩訶薩埵王子本生、須大擊太子本生等故事二十四個。

5. 大方便佛報恩經(七卷，失譯)。內收有須闍提太子本生、婆羅門本生、忍辱太子本生、鹿母本生、善友本生、大光明王本生、婆羅門子本生、堅誓師子本生等故事八個。

6. 菩薩本生鬘論(十六卷，宋紹德、慧詢等譯)。內收有摩訶薩埵王子本生、尸毗王本生、善生王子本生、醜王子本生、兔王本生、慈心龍王本生、慈力王本生等七個故事。

以上綜述多种本生，並以本生故事为主要內容的經典。此外在諸經中也還有兼述本生故事的：如賢愚經中有修樓婆王本生、尸毗王本生、薩埵王子本生、大光明王本生、月光王本生、快月王本生、須陀素彌王本生等二十三個本生故事。雜寶藏經中有王子本生、睽仙人本生、六牙白象本生、鵝本生、商主本生、長者本生等二十三個本生故事。其他各大小乘經中散說一種乃至數種本生故事的也不在少數。

至於以一部經專說一個本生故事的，有長壽王經、金色王經、月光菩薩經、月明菩薩經、太子慕魄經、德光太子經、太子須大擊經、菩薩投身餓虎起塔因緣經、大意經、銀色女經、九色鹿經、鹿母經等，這大都是古今道俗競相傳誦的优秀作品。

還有值得惋惜的，是南齊外國沙門大乘在廣州譯出的五百本生經早已失傳。據出三藏記集卷二：「五百本生經，未詳卷數，闕；齊武帝時，外國沙門大乘在廣州譯出，未至京都。」這和同時的僧伽跋陀羅在同地譯出善見律毗婆沙(也未至齊京)幾乎是同一事例。這五百本生經也許是由海道傳來的巴利文本生經的譯本(善見律毗婆沙即是由錫蘭傳來的巴利本譯出的)。

225
7 + 12
237

31

24

8

7

6

漢譯以外的本生經典，以南方錫蘭所傳巴利文經藏中第五小部經的闍陀迦 (Jataka) (即本生經) 最為完備。此經輯錄有本生故事五百四十六個，如巴利文長部經註序說：「無戲論本生等五百五十本生，是名本生經。」然而實際看來，其中也有同一故事而用不同的語調分別說出的，也有僅存一題名而其內容則在其他本生中廣說的，這樣歸併起來，大約可如通常所說的「五百本生」之數。此經的文体，是由詩偈和散文參合編成的。其中詩偈可認為是公元前三世紀之作，而散文則多屬於公元以後的作品。經的詩偈本來就是巴利文，未經修改，而散文會由巴利文譯為錫蘭文，後又由錫蘭文譯為巴利文。經中的內容，有寓言，有小說，有古諷歌，有格言，有傳說，有關於勞動者、職工、商人等巧妙的故事，有戰爭英雄譚，有婆羅門或森林隱者的虔敬故事或神話等。其篇幅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是不足半頁的斷片，也有廣汎至數頁的詩，還有許多可獨成一冊的極優美的作品。

本生故事，是以人的现实生活為中心，有時借動物來教訓人或對不道德的人的諷刺，為廣大佛教徒之所喜愛。因之，在許多佛教國家的學者們有對本生經加以註釋，擬作詩歌，以至用戲劇來演出。

本生文學不僅豐富了佛教文學的領域，而且對於印度及世界文學也有相當影響。例如旁查坦特羅 (Panchatantra) 等的印度寓言文學，即以本生經為基調。古來本生讀早已由古波斯、阿拉伯等地作為歌談和傳說而流傳到西歐諸國，乃至成為伊索寓言等寓言文學的淵源。

三

本生故事的造形藝術，也於远古以來適應廣大羣眾的敬信和愛慕的要求而兴起。印度人民从古以來就愛好美術，印度房屋和岩窟壁面每好以象馬人物等彩色圖畫；其地佛教徒在所有佛教紀念碑石造形美術上，也以佛陀本生圖為最好的題材。至今我們还可以在公元前二三世紀時兴建的巴尔赫特 Bharhut 欄橋上、佛陀伽耶 (Buddhagaya) 欄橋上、山奇 Sanchi 塔門上，或公元後二世紀中兴

建的阿摩罗婆提 (Amalavati) 塔的欄橋上，或更以後的阿旃陀 (Ajanta) 洞窟上，看到這些優秀的本生圖的浮雕和壁面，所有印度佛教藝術都由於有了本生圖而增加了優美和豐富的內容。

其中建造最古的石刻藝術是中印度巴尔赫特。巴尔赫特欄橋上彫刻的本生故事圖今尚存有摩調王本生、大闍那迦本生、婆羅門奏樂本生、無双王子本生、慕魄太子本生、比豆梨不耶奇本生、摩訶恩摩迦本生、独角仙人本生、摩訶菩提本生、取藕本生、毀園本生、攝伽本生、善生本生、商主本生、皮衣本生、麋本生、六牙白象本生、鴉本生、象本生、鹿本生、仙人鹿本生、鹿子本生、克楞迦密迦本生、大獼猴本生 (此有二圖)、牛王本生、鷄本生、白鳥本生、鳩本生、毗達羅龍王本生、緊那羅本生等三十二圖。其中大部分還刻有題銘，這都是印度美術史上最古的珍品。

其次是阿育王時所造的佛陀伽耶欄橋上雕造的本生圖，現存有足跡善知童子本生、龜本生二圖，其彫法比巴尔赫特所刻的還精緻。又山奇塔門上也存有毗輸安哩羅本生、独角仙人本生、睽子本生、足跡善知童子本生、六牙象本生、大獼猴本生等六個本生圖的浮雕，顯示了雕造技藝的進展。

在這以後，即貴霜王朝時，在那蒲那河畔建造的摩菟罗塔門和欄橋的彫刻遺品，現今也還有雲馬本生、尸毗王本生、毗輸安哩羅本生、摩訶薩埵本生 (?) 等圖的浮雕；此外還有新出土的查摩尔布尔本生、龜本生等浮雕欄橋的斷片；其他圖相未詳的本生也還有數種，其雕法相當古拙，也還是歷史上的重要遺品。

又嗣後的南印度阿摩罗婆提的大理石欄橋上，也雕刻有須大摩本生、六牙白象本生、尸毗王本生、孔雀王本生等故事圖，此外圖意不明的本生圖也不少。其圖雕法優雅，意匠精拔，實為印度古代石刻藝術品中的傑出之作。

在印度西北健陀罗地方的佛教藝術遺品，由於該區迭遭破壞，本生圖的浮雕也多被毀沒，但現今新發見或出土的雕刻和泥塑品，也還有睽仙人本生、尸毗王本生、独角仙人本生、孺童本生、六牙象本生等圖，大都雕製精巧，手法純熟。從這些圖上，

希臘風貌和衣褶，也顯然可以辨出。

後來笈多王朝時代的石刻品，現僅存有鹿野苑出土的忍辱仙人本生和烏難加巴德窟院的須陀素彌本生圖。但在當時的繪畫方面，則有著名的阿旃陀石窟中豐富的本生壁畫，如六牙象本生（第十及十七窟）、毗輸安卑羅本生、鹿本生、養母象本生、尼拘律陀鹿本生、水牛本生、熊本生、尸毗王施眼本生（以上均第十窟）、尸毗王割肉本生、月光王本生（以上第一窟）、大鵝王本生（第十七及第二窟）、忍辱仙人本生、慈力王本生（以上第二窟）等壁畫，其數甚多，均為印度現存的中世紀以前的唯一名品。

以上這些本生藝術品，都是當時印度人民對於本師釋尊過去生中事蹟敬愛心理的表現，也都是印度人民智慧結晶的優秀文化遺產，都值得我們加以重視和景仰。

印度佛教和印度藝術由中亞經帕米爾而傳入中國，首先到達的就是新疆南部的于闐和龜茲。于闐方面由於流沙的掩掩和人為的毀壞，現存印度式的本生浮雕和壁畫的發現尚少；僅且末縣屬的彌爾地方發見有西方風味的優美的毗輸安卑羅本生圖。其在龜茲（庫茲）附近，有赫色尔、庫木吐喇、基利須等多數石窟；各石窟的窟頂和四壁，均有豐富而優美的各種佛教壁畫。其中本生圖有摩訶薩埵本生、月光王本生、睽仙人本生、毗輸安卑羅本生、薩縛達王本生、慈力王本生、忍辱仙人本生、尸毗王本生、兔本生、大獼猴本生、尼拘律陀鹿本生、六牙象本生等許多壁畫，大部分且帶有健陀羅的藝術風味，頗多富麗精緻生氣洋溢的傑出作品，堪稱為中國最古的佛教藝術寶庫。但因過去反動政府對這偉大的民族文化遺產不加愛護，致使這些石窟中所有莊嚴精美的雕塑品和壁畫，被伯希和、拉庫克、華爾等帝國主義分子不斷地加以剝取和劫奪而殘破不完。現經我新疆人民政府在各該窟設立保管所並已撥款修理和加以保護，將使這些優秀的佛教藝術品，今後為我國全體人民所保有和瞻仰。

佛教東漸，世界藝術寶庫的敦煌石窟在若干世紀間漸次興建。如所週知：所有敦煌文化藝術珍品，已於近五十年來被各帝國主

義文化流氓斯坦因、伯希和、華爾等盜取並剝毀殆盡。現今在我國首都舉行的敦煌藝術展覽中，尚陳列有優美的北魏至隋唐各時代中繪製的薩埵本生、尸毗王本生、鹿王本生、須大拏本生、睽子本生、鹿子母本生等本生圖十二幅。據統計敦煌各窟中今尚存有完好的摩訶薩埵本生等本生壁畫二十五幅，殘毀不完和闕相不明的本生圖還不在內。人民政府對於這些輝煌的民族文化珍品敦煌文物，正在大規模地加以研究和保管，使這些藝術瑰寶永遠不再遭破壞和盜竊，這也是全體佛教徒的重大喜事。

其他佛教藝術品中，也時有關於本生圖的雕刻和繪畫。如歷代名畫記、唐朝名畫錄等中，也曾列有以須大拏太子本生、摩訶薩埵本生等為圖題的壁畫。此外還有龍門賓陽洞薩埵王子本生圖的石刻和杭州保俶塔上四種尸毗王本生圖等。

南亞如爪哇波羅普德Barabudur的迴廊壁面上，現在還遺存有依本生經的順序而雕刻的尸毗王本生、忍辱仙人本生、毗輸安卑羅本生、慈力王本生、虎本生、大獼猴本生、鹿本生乃至鵝王本生、波羅提那本生等為數甚多的本生圖浮雕。緬甸蒲甘、泰國斯科陀等古寺塔的磚石面上，依據巴利文本生經而鐫刻着本生故事圖的也有很多。這都是各族人民對於佛陀本生事蹟的敬信喜愛而影響及於藝術方面的智慧成就。

四

由此可見，佛陀本生故事是佛教文學和佛教美術的主要成分，饒有趣味，富有吸引力，欣賞的人，感到親切。本生話對佛教的廣泛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本生故事，不論是南方北方，不管是小乘大乘，為佛教徒所普遍信仰。本生話中所敘述的菩薩因地捨己利他或捨身求法的事情，很符合大乘佛教大悲利濟的教旨。如六度集經中常啼菩薩本生，即有似乎般若經的風趣；生經中的總持經，也正是華嚴經的基調；常不輕菩薩的本生事蹟，在法華經中且加以引載。可見印度原始佛教中的本生故事，傳到中國而竟有漸傾向於大乘色彩的演變，這也是佛教發展史上的重要資料之一。其次，隨着大乘佛

教的發達，在漢譯佛典中，除了本師釋迦牟尼佛本生而外，還有他方阿彌陀佛本生、阿閼佛本生、當來彌勒本生等諸佛本生故事，在各大乘經中也廣有記述。這也是南方佛教所未有的現象，因而也是佛教發展史上的重要資料之一。

總之，這些非常通俗而使人感到親切的佛陀本生話，是廣泛涉及佛教教義和佛教文學及藝術的重要事情，我們應加以研究和尊敬。

中國和尼泊爾的傳統深厚的友誼

黃盛璋

最近我國和尼泊爾王國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係，並確定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兩國關係的基本原則。兩國這種新的外交關係的建立，無疑將有助於今後進一步加深兩國之間的傳統友誼。

中尼兩國國境毗連，接壤的疆界長達八百公里以上。兩國在經濟和文化上的悠久而密切的深厚友誼，可以上溯到一千五百年以前。最早而可靠的記載，是東晉高僧法顯所寫的「法顯傳」。法顯是外人訪問尼泊爾並留有真實紀錄的第一人。他於公元三九九年啓程赴印度，四一六年歸國。在四〇六年，他訪問了尼泊爾，目的是朝禮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誕生和圓寂的聖地。根據他寫的法顯傳，他曾到過迦維羅衛城、論民園和拘夷那竭城等處，在法顯訪尼後不久，又有一個佛教徒智猛曾訪問迦維羅衛城觀禮佛跡。和法顯訪問尼泊爾同時，一位尼泊爾的高僧佛跋陀羅到了中國。他是迦維羅衛城人、佛氏的後裔，大約在四〇六年左右到達長安，四一八年被邀到建業（現在的南京），做道場寺的譯主，領導一百多名沙門共同翻譯佛教經典。這是當時南方最大的一個譯場。那時候，法顯已從印度歸國，在建業同佛跋陀羅合作，翻譯了有名的幾部佛經。佛跋陀羅來到我國南方，對南朝佛教禪宗的傳播很有影響。四二九年，佛跋陀羅死在建業。他在中國所翻譯的佛經，共一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在交流佛教文化史上留有不小的功績。法顯和佛跋陀羅的合作翻譯，應該說是和

洽的中尼友誼史上一個標幟。

在唐代，中國和尼泊爾的交往更頻繁了。玄奘法師西遊中，在六三五年訪問了尼泊爾。他到過以前法顯所經歷的劫比伐率塔國（即迦維羅衛城）、佛降生塔和拘夷那竭羅城（即拘夷那竭羅城）等處，並第一次到達尼婆羅國，即現在尼泊爾的首都加德滿都。六四一年，唐太宗派李義表出使印度，路經尼國，受到國王那陵提婆的優禮相待，並陪同他觀看都城東南的阿耨婆瀾池（這個池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裡也有記載）。自此以後，中尼使節交往不絕。六四七年，尼婆羅國使者到長安，獻波稜、酢菜、渾提葱等禮物；四年後當唐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年），尼國又遣使來聘。唐室也在六五六年，派遣王玄策使印，並訪問尼國，到了現在的加德滿都。

七世紀中葉，高僧玄照開創了經由西藏、尼泊爾到印度的通道，當時稱為「吐蕃尼婆羅道」。這條道路比過去取道天南西北路、翻越葱嶺轉赴印度的道路便捷得多。玄照在六五四年九月離開印境的毗舍離，道經尼婆羅國回國，於次年正月就到達洛陽。這是歷史上中印兩國行程最便捷的一種紀錄。繼玄照之後往來中國、印度的僧人，如玄太（新羅人）、道希、道方、道生、末底僧訶（師子慧）、玄會、慧輪等，都經由這條道路，訪問了尼國，有的人並死在尼國。

由於迦維羅衛城跟拘夷那竭城是釋迦牟尼誕生和圓寂之地，